言行龜鑑

二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言行龜鑑卷三　　元　張光祖撰

交際門

竇諫議禹鈞為人素長者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嘗於宅南建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貧無供須者公咸為處之無問識與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門登貴顯者

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
之亡蒙深恩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其遺德
戚同文睢陽人幼孤事祖母以孝聞遭世喪亂不復仕
創睢陽書院聚徒講學相繼登科者五十六人踐臺閣
者亦至十數同文尚信義喜賙人急所與交皆當世名
士門人號曰堅素先生　戚公同文從邑人楊慤受經
慤遇疾託以家事同文為葬其三世之未葬者
曹武惠王征幽州失律素服待罪趙參政昌年請按軍

法朝廷察之止謫右驍衛上將軍未幾遂起趙叅政自延安還因事被劾久不許見時公已復樞密使三抗疏力雪之方許朝謁士論嘆服

王文正公嘗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楊曰丁謂何如對曰才則才矣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

錢公惟演出守河橋詣王沂公曾為別酌酒餞之錢曰惟演身列將相不為不重然朝廷每闕輔相議不在中

惟公憐之公荅曰相公才用閥閱豈曾所敢望然曾忝冠宰府今已數年相公尚寄藩屏者何也錢曰惟演才識不茂實假遭逢相公科第文章敭歷中外豈惟演所敢侔哉公曰不然曾之才不及公而猥當柄用乃先於公者蓋以搢紳之士畏公而不畏曾也公誠能去其可畏之跡使人無所復畏登庸調化必有日矣

張忠定公詠號乖崖與寇萊公為布衣交萊公兄事之忠定面責不少恕雖貴不改也公守蜀聞萊公大拜曰

寇準宰相才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畋怪而問之曰
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用之太早恐不及學
耳萊公在岐忠定自蜀還訪之不留既别顧萊公曰曽
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萊公歸取其傳讀之至
不學無術曰此張公謂我也　張忠定公言吾頃與寇
公準張公覃取大名府解試罷衆謂吾名居覃之右吾
上府帥書言覃之德行著于鄉里有古人風以某之文
近覃之文則未可知若言其行則某不及覃遠甚遂讓

覃為解元蓋士君子當以德義為先不然未足為士也

張忠定公有清鑑善藏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李文定公家甚貧同巷李生每推財以濟之公感其意拜為兄尋舉進士第一李生遣人奉書通殷勤公口謝之而已不荅書生懟謂公挾貴忘舊遂不復相聞後十年公為左相因而奏李生昔日賙卹之義願授一官以報其德詔授左班殿直公製袍笏致書州將令送生至

公所公與叙舊好且謝曰昔日周旋極不敢忘幸被誤
恩乃獲所願衆然後服公性度弘遠非狹中淺見之人
所能度

王章惠公隨舉進士甚貧遊於冀城逋人錢執而入縣
石務均之父為縣吏為償錢又飯之館之於其家其母
尤所加禮一日務均醉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後為河
東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後以事敗文潞公為縣捕之
急往投王王已為御史中丞矣未幾封一鋌銀至縣奠

務均之母事少解公不忘一飯之恩如此
呂許公夷簡執政范希文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
攻許公之短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
永興軍尋改陜西都轉運使會呂許公復入相對仁宗
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閣
直學士陜西經畧安撫使上以許公為長者天下亦美
許公不念舊惡仲淹謝曰嚮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
公奬拔乃爾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為念耶及仲

淹知延州移書喻元昊以利害答書不遜仲淹焚其書不以聞執政以為不當通書而又擅焚之宋庠請論以軍法上問夷簡何如夷簡曰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

宋韓忠憲公億布衣時與李康靖公同遊止一氊同寢一日分途割而分之　公與李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為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

去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參政世為婚姻不絶詠史詩云韓李京師吏僕時控驢負笈兩無辭一朝接踵身榮顯合契姻聯百世期　韓忠憲與李康靖皆甚貧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為門客尤敬待韓公韓公至即設豬肉康靖嘗有簡戲之久思肉味請君早訪前輩以設肉為重禮

李康靖公為長社令每日懸百錢于壁上用盡即止其貧儉如此

陳公希亮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于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子忱同登進士第

楊侍郎偕知審官院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上言以謂連年出師國力日以蹙莫如以書遺之徐圖誅滅之計諫官歐陽修蔡襄交章劾奏偕職為從官不思為國討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偕不自安求知越州道改知杭而襄謁告迎親於杭經遊里市或謂曰何以不

言於朝偕曰襄嘗以公抵我豈可以私報也
杜正獻公曰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不恕也
范文正公生三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加恩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諸子皆公為葬之歲則為饗祭朱氏他子弟以公蔭得補官者三人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鍊水銀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

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令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誌宛然

范文正公以晏元獻之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相亞亦不敢少變

范文正公言幕府辟客須可為已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蓋我敬之為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

范文正公守邠

州日郎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縗絰數人營理喪具公亟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賵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徹席厚賵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下者

石徂徠師事孫明復行則從升降拜則執杖屨以侍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交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侍左右魯人素高此二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

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其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于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荅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後謂曰汝能管庫乎荅曰得灌園已出望外況管庫乎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閭善士

韓魏公琦重義輕財賙人之急少善尹師魯師魯亡割俸畀其孤爲直其寃於朝仍奏録其子視財物不以恩其意既乏則損巳服用玩好以與之士無遠近咸趨之其故舊之子孫寒窶無所託而依以爲生者常十數家

韓魏公在通州張商英入相欲引公自助時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吉取所著尊堯集蓋將施行其言而由吏局用公也

韓魏公言歐曽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曽亦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

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

歐陽公修字永叔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既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于朝悉録以官由是三族賴公之力其後昌熾

公與韓魏公相知最深每心服韓公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韓公曰永叔相知無他琦以誠而已

趙康靖公槩與歐陽公同在館及同修起居注槩性厚

重寡言修意輕之及修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
槩為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槩濳然不屑意及韓范出
乃復除知制誥會修甥嫁為修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
覺語連及修修時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惡韓
范者皆欲文致修罪云與甥亂上怒急羣臣無敢言者
槩乃上書言修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
輕加汚衊臣與修蹤跡素疎修之待臣薄所惜者朝廷
大體耳或謂槩曰公不與歐陽公有隙乎公曰以私廢

公縣所不敢書奏上不悅修終坐降知滁州縣出知蘇
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復表讓歐陽修先進不
可超越奏雖不報時論美之
唐質肅公為御史論文潞公彥博為相專權植黨交結
宮禁仁宗怒召二府示之疏唐公語益切詔送臺劾之
潞公獨留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於是唐公
既貶而公亦罷相判許州未幾公復召還即上言唐某
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公言

起唐通判潭州公復言介責太重願召之尋至大用與公同執政相知為深後潞公為平章重事薦介之子義問以集賢殿修撰帥荆南

司馬温公與一朝士有舊欲得齊州公曰齊州已差人乃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於廬州但於私便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惟是均平若奪一與一此一物不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慙沮而退　公與范蜀公相友善熈

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道德風流師表當世二公相得歡甚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

司馬温公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買園於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康節先生游嘗曰光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即鄉人也有如先生道德之尊當以年德為貴官職不足道也公嘗問康節曰光何如人康節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為知言

康節先生嘗謂富韓公曰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勢利相敵將自為仇矣後果然 康節先生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温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麄礦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

李公擇遇事强毅不為苟合初善王荆公荆公嘗遣雱諭意曰所爭者國事盍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況朋友乎自守益確

彭公汝礪少師事桐廬倪天隱天隱没無子為葬其母
及妻又割俸錢嫁其女
范忠宣師慶陽時為總管种詁無故訟於朝上遣御史
按治詁停任公亦罷帥至公為樞密副使詁尚停任復
薦為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為隰州每自咎曰先人與种
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為其孫所訟寧論事之曲直
哉嗚呼可謂以德報怨者也
王荆公秉政惠卿自知不安乃條荆公兄弟之失凡數

事面奏意欲上意有貳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公表云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奸故人人與之立敵葢謂是也

陳忠肅公尊敬前輩皆可為後生法晚年過揚州見滎陽公請公坐受六拜又拜祖母河南夫人請必無荅拜然後拜其與他人語必曰吕公或曰吕侍講其對前輩說後進必斥姓名未嘗少改

伊洛淵源録吕侍講希哲雖性至樂易然未嘗假人辭

色悦人以私在邢州日劉公安世適守潞州邢潞鄰州也公之子疑問嘗勸公與劉公書通勤懇曰吾素與劉往還不熟今豈可先意相結私相附託也卒不與書謝顯道云申顔自謂不可一日不見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謝子曰人不可與不勝己者處鈍滯了人

劉道原為人剛毅或裯人廣坐王介甫諸人滿側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快意

張魏公浚在京師獨與趙鼎宋齊愈胡寅爲至交寢食行止未嘗相舍所講論皆問學之力與所以濟時之策欽宗名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見至再三開闔延入公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

言行龜鑑卷四

元 張光祖 撰

家道門

竇公禹鈞同宗及外姻甚多貧困者有喪不能自舉公為出金葬之由公葬者凡二十七喪親姻故舊孤遺有女不能嫁者公為出金嫁之由公嫁者凡二十八人竇公禹鈞有五子儀儼侃偁僖皆登第馮道贈之詩燕山竇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每對

客坐即一尚書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
李文靖公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
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
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　又談苑云公所居陋巷
廳事無重門其偪下已甚頹垣壞壁公不以為慮堂前
花欄壞妻戒守舍者勿令葺以試公公朝夕見之經月
不言妻以語公公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
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荅維因語次及之公曰身食厚

祿時有横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缺陷世界安得圓
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
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本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昉家子孫
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
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
常數分命子孫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
諤所制也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為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公自簾中熟視不問後為相門下厮奴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霑禄奴因泣下公語曰爾意江南日曾盜吾銀器數事乎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予汝鈔三百千汝其出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之事不可復留也奴泣拜而去

王文正公旦局量寛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

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唯啖飯
而已家人問何以不食羹曰吾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
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　有毋弟傲不可
訓一日逼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
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
但攝衣步入中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為善終亦不言
張尚書公諴為人孝友慈惠景德二年登進士第後知
蜀罷官歸蜀中錦綺之物入門不以適私室悉布之堂

上請其母及諸昆弟姊妹擇取之嘗曰兄弟天之所生譬如手足不可離絶妻妾乃是外舍之人柰何用外人而斷手足乎

許尚書公元宣城人以孝謹稱其父亡一子可得官兄弟相讓不受久之兄乃曰吾弟之才後日能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

真宗命馮元談易元薦查道李虛己李行簡三人者與焉奏曰道歙州人母病嘗思鱖魚羮方冬無有道泣禱

河神鑿冰取得鱖魚果尺餘以饋母後舉賢良入策四等

晏元獻公手帖與兄及嫂云知置得宅子大抵廉由守分為官須隨宜作一生計且安泊親屬不得待豐足甞見范應辰卒家人持十齋日云一則勸其淡素好善次則減魚肉之價聚為生計果置得一兩好莊及宅第免于茫然此最良圖况宦遊有何盡期魚官下不可營私魏四工部可為戒也然須內外各且儉嗇為先方可議

此殊家閽僕吏等直至今兩日內破一頭豬肉此持久之術是以常為宗親及相交游言之

楊尚書玢致仕歸長安舊居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玢玢批狀尾云四鄰欺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西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种公世衡字仲平少尚氣節昆弟有欲其家者君推貲產與之惟取李父圖書而已

韓忠獻公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告省覲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隅坐中忽語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禄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千里外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禄何顏報國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諸子股

栗累日不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　韓忠獻公汝州太守趙學士有女遂與公議親既過聘趙公遣人送女來至京城旅店中一夕病卒公具素服往哭之　韓忠獻公為河北轉運使王太夫人坐太平車以葦為棚覆獻肅公乘驢隨車時王文正公已貴忠獻公作一路使者其儉如此令人聞之誠可愧也

丁晉公三十六事載其氏女子嫁時之服而篋有襂衣一襲問其故曰若夫家遇其私忌服此慰舅姑也令無

此禮余以謂昔之為婦當私忌慰服尚爾則受慰者其服可知嘗切講之而未知所從在洛時聞富鄭公私諱日裹垂脚襂紗幞頭襂布衫鞶藍鐵帶此乃今人釋服襂襌之衣嘗聞李世美文定之猶子世美曰冠以帽衣白紵衫鞶黑帶余以謂傳稱君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之謂也是則其服色亦當少變

范文正公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匹令掌吏録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

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為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

范文正公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故恩例俸賜常均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黄公孝先有文行天資孝悌母有肺疾綿痼歲久飲食

藥餌非經 公手則不中度公乃一一自調冬日先煖溫被然後請母就枕迨其得所然後起而觀書坐是不能輒去左右年三十二矣母病稍安始就鄉舉中上第而母亡每遇新物未經祭則不食

張忠定公詠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峻莫敢畜婢使者公不欲絕人情遂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置姬侍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資以嫁之仍處女也 公寢室中無侍婢服玩之物闃如也李畋

嘗侍坐於廡下敢謂公寢禪室不如公哂曰吾不為輕肥為官以至如是吾往年及第後以詩寄傅霖逸人云前年失脚下魚磯若戀明時未得歸寄語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豈今日之言也

賈文元公戒子丈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為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復得矣搢紳以為格言

包孝肅公始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宦且十年人稱其

孝

宋曾魯公幼子光祿卿孝純休官三十年治家嚴整有法子弟非冠帶不見晝日不得居房以長幼次序各居廳事書院纔入廳門雖暫歸必見尊長亦須冠帶出男子雖見姊妹亦須有時不得接笑語弟婦與伯終身不同坐不立談男女燕合異席男子在家行步必令小童導喝婦女無從婢不獨行光祿主家不畜私財不置别產止享用衆分合得一分之物至今子孫猶貧

李潛字君行嘗自虔州入京師至泗州其子弟請先行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取應君行不可曰汝虔州人而戶貫開封欲求事君而先欺君乎寧遲數年不可行也

吳庠妻謝氏其子名賀賀與賔客言及人之長短夫人屏間竊聞之怒笞賀一百或解之曰臧否士之常忍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涕

泣不食賀由是恐懼

陳公堯咨知荆南時母馮氏問曰古人居一郡一邑必有異政汝典郡有何治效堯咨曰荆南當衝要郊勞宴餞迨無虚日然稍精於射衆無不服馮氏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意耶杖而擊之金魚墮地

蔡延慶所生母亡不為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為臺所彈乃乞追服

連處士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

胥内翰偃未仕時家有良田數千頃既貴悉以與族人

王公存自奉甚約而喜厚賔客揚潤相去一水公守揚時援故相例得歲時過家上冢乃出賜錢五十萬賙給閭里又具牛酒會父老數百人親與酬酢皆歡醉而去鄉黨以為美談

王公質在相門而弗驕以不貪為寶文正作舍人時家

甚虛嘗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償之公因閱家藏書而得其劵召家人視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秘藏之又得顏魯公爲尚書時乞米于李大夫墨帖并刻石摹之以遺親友

韓魏公合宗族百口衣食均等無所異嫁孤女十餘人養育諸姪比於己子所得恩例必先及旁族逮其終子有褐衣未命者追孝祖考恨不及養奉塋域甚厚五世祖冢皆訪得之買田其旁植松檟召人守視之貴顯十

五年身為將相累更大賜子及其沒也庫無羨錢室無奇玩頼天子賜金帛官出葬資喪事得以無乏　林逊中云韓師朴入市歸韓魏公問所買之物云千三魏公責之曰此俚巷之談非對尊辭何不一貫三伯

歐陽修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教子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　歐陽文忠公與其姪通禮書云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遞中書頓解憂想歐陽氏自江南歸朝累世蒙朝

廷官禄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偶
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
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謹不可思避事
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
廉何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可觀
此為戒也

程太中珦娶侯氏侯夫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太中相
待如賓客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

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　程公珦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己為義人以為難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問曰衣得無薄乎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

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妒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司馬温公傳家集內先公遺文記云玉藻曰父殁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楊子曰書心畫也今人

親沒則畫像而事之畫像外貌也豈若手澤心畫之為深切哉今集先公遺文手書及碑志行狀共為一櫝寘諸影堂子子孫孫永祇保之

李公彭字商老性友愛撫恤二弟保惠教誨雖陽城兄弟不是過也先生每製一衣必俱有而後肯服食飲亦然未嘗獨行四遠饋餉不問豐寡一皆付之二弟

呂汲公大防家法至嚴晉伯汲公兄也汲公夫人每見晉伯必拜於庭下汲公既相晉伯往見之夫人今兩獲

扶下階而拜晉伯不樂曰宰相夫人尊重不必拜汲公甚懼遽撤兩獲

呂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也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時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里井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

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頴
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强客文忠公
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
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
生方略降詞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
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
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
友而有成者少矣　呂正獻公公著年三十餘通判頴

州已有重名范文正知青州過潁來汝謁公呼公謂曰太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歐陽永叔在此太博宜近筆硯申國夫人在廳後聞其語以教滎陽公

范堯夫知襄城縣伯兄久病心疾公承事照管湯藥飲食居處衣服必躬必親如孝子之事嚴父

蘇公頌至和中丈潞公爲相嘗請建家廟事下太常公議以爲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爲廟祭也有田則有爵無土與爵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

是有廟者止於其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若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為等差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議若猶未也即請考案唐賢寢堂祠饗儀止用燕器常食而已　須知婺州泝桐江水暴迅舟横欲覆魏國太夫人在舟中幾溺矣公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乃覆衆以謂誠孝所感

陳諫議省華家法甚嚴堯叟娶馬尚書亮女曰執饋馬於朝路語諫議以女素不習乞免其責諫議荅云未曾

使之執庖自是隨山妻下廚耳馬遂語塞

趙槩會郊祀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槩乞以封母郡太君宰相謂公曰公為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榮許之後遂以為例改知審官院判祕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内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疾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旦夕為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

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

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為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丞相汲公是也

姚公雄初為將以女議定一寨主子無何寨主忽故妻及子皆淪落後雄以邊帥赴闕奏計一老嫗浣衣喜其有士人家風問所從來嫗曰有將姚其姓者許以女歸妾子今夫既喪無以自存貨餅餌以自給姚曰爾尚記姚形容否嫗曰流落困苦不復省記姚曰雄是也女自

許歸之後不復與他族曰望壻來豈以父之存沒爲間耶嫗泣下氣咽不語久之因留并呼其子易以新衣俱載還鎭遂畢其禮

明道先生雖奴僕必託以忠信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件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皆駭且誚既而奴持納如期而歸衆歎服

橫渠先生解瞽叟底豫章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畧無害理姑必

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為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强勞苦苟使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横渠先生曰婢僕始至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成性

蘇文忠公軾謫忠州日視囊中止有錢若干分作若干塊月以三十塊懸于壁日用一塊以竹叉之用不盡則貯于他器以待賓客　蘇東坡與李公擇書云僕行年

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淡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四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似處窮約出於不得已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左右處之自宜也

趙彦霄温州人政和間兄弟二人父母服闋後同爨十二年兄彦雲惟聲色博奕是娱生業壞已踰半彦霄諫之不入遂求析籍及五年而兄之生計蕩然矣公私逋

負尚三千餘緡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飢寒之憂今幸留一半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即取分書以付之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所少逋負已儲錢償之兄初有慚色不從不得已而受之次年彥霄與長子俱登第鄉人大敬服之相聚四五年家道大興向來所出之田一齊歸復更數年祖墓邊有樹悉皆交枝秋熟禾穫禾皆合穟以此見夫孝道之至感

于神明今人視骨月如仇讎視兄弟如路人寧不愧於天地之間乎

陳忠肅公瓘字瑩中於兄弟友愛伯氏早世公撫恤其孤教養嫁娶使皆成立初奏補恩澤捨己子而先伯父之子及後貶責以致終身諸子皆白衣未嘗有不滿之意　陳忠肅公事親承順顏色無不適之意居喪毀瘠如禮廬墳茹蔬連年有甘露芝草之瑞

丞相馮公當世記富家翁有宅于村者親既終其兄甲

不忍羣雁異飛而友愛其弟乙甚厚未嘗有違言久之乙既有室不令日咻其夫使叛其兄乙牽愛而聽之而甲之所為無不善者欲開衅隙無其端于是甲有善馬愛之甚至乙欲激其怒乘甲馬出杖折其足甲歸而見之且諭其意畧不怒甲復有花藥之好列檻數十皆名品且其手植乙乘間鉏而賣之甲曰吾欲去是久矣因犂地而植之穀甲既鰥處而有愛妾與之側室其婦詬罵毀辱妾不能堪而訴于甲甲因逐其妾其婦愧汗乃

正冠㩜而拜于庭以謝不敏于是卒為善婦以相其夫
晏公敦復字景初當其居官晨起必問安而後出理公
務晝則親自饋饍而後敢退食夜則躬親溫凊俟其寢
既定而後敢退休私室每天陰雨必拱立母側恐其聞
雷而驚或出遇雷必馳歸省問以慰母心每遇疾病躬
治藥餌通夕不解帶雖老服勤不衰
徐節孝訓子弟曰汝等欲為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
之財不為可也不勞力不費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

父母惡之不為可也鄉人欲之父母榮之何不為君子

徐節孝居官得禄奉祭祀外悉付家人未嘗問有無至親舊急難則罄所有赴其急或解衣衣之率以為常故居州序三十年未嘗一日絶禄而家徒四壁立

宋劉忠顯公韐除顯謨閣學士宣和間鎮長樂公以書生起白屋一旦持帥節過家上冢與親舊揮金把酒勞問平生留連旬日不忍去閩人榮之

權樞密邦彦父在鄆卧病公雖從戎然沃盥必親執藥

物必親嘗未嘗解衣而寢後歸汶上道梗不通公在九
江每北望必長號不能自已
胡文定公每歲釀酒一斗以備家廟祭饗造麴蘖治秫
禾潔器用節齊量無不躬視也沐浴盛服率子孫諸務
各執其事方饗則敬已祭必哀濟濟促促如祖考之臨
也禮成置酒五行分胙于內外雖亂離遷次衣食或不
給而奉先未嘗缺
劉元城曰丈夫自誓不為則止且何必用術也趙清獻

公亦本朝名臣欲絶慾不能乃取父母之畫像臨於床中且已偃卧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已瀆乎

劉元城與馬永卿論禮記内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父與君一等一體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雞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為勞蓋以刑驅其後也世俗薄惡故事父母之禮得已而已爾若士人畏義如刑則今人可為古人矣僕聞其言至今愧之

張魏公念秦檜欺君誤國使災異數見欲力論時事以悟上意又念太夫人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太夫人覺公形瘠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誦先雍公紹聖初對方正策之詞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至再至三公意遂決乃上書檜大怒謫連州二十年移永州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公結門掃軌動止有則談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蹟依然公題于柱曰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書就明於此者十四

年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

張子韶解舜五十而慕章曰孝子之事親當常如嬰兒時不當以長者自居也夫嬰兒之於父母也其弗見也則悲哀號哭無物可以悅其心其既見也則歡欣踊躍喜氣形於顏色聞天下之物果可以易此哉是以於父母前顏色常怡然不變者天下之至難也舜五十而慕夫年已五十矣方且如嬰兒之慕非孝子何老莱子七十衣綵而戲於親之前時已七十矣方且如嬰兒之戲

以兒之戲於親之前而靜觀之其顔色爲何如哉必養之有素然後於父母之心專一雖形骸向老年齒轉深而此心常如嬰兒也

言行龜鑑卷五

元 張光祖 撰

出處門

張全義末帝時累遷太尉中書令封齊王凡四十年位極人臣善保終吉者蓋一人而已全義朴厚大度敦本務實起戰士而志功名不儒業而樂善道家非士族而奨愛衣冠開幕府辟士必求望實屬邑補奏不任吏人位極王公不衣羅綺心奉釋老而不溺左道如是數者

人以為難

後唐趙光逢為相常有女真寄黃金一鎰於其家適值亂離女真委貨於他所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官觀其舊封尚在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百行五常不欺闇室搢紳咸仰以為名教宗主

周馮道初仕後唐長興中平章事明宗謂侍臣曰馮道性純儉頃在德勝寨所居一茅菴與從人同器食卧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耘樵採

與農夫雜處曾不以素貴介懐真士大夫也道歷仕四朝二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餘年以持重鎮俗為己任性廉儉不受四方之賂未嘗以片簡擾諸侯私門之内無累茵無重味不畜姬僕不聽絲竹有寒素之士求見者必引於中堂語及平生其待遇也心無適莫故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議者以為厚德稽古宏才偉量葢漢胡廣晉謝安之徒歟

蘇禹珪初仕漢為宰輔純厚長者遭漢祖與蘇逢吉同

登相位漢末逢吉夷滅禹珪恬然無咎時人以為積善之報也

士大夫不可爭名競進致有缺行玷平生之蹤跡昔張去華當太祖朝乞試有數知己皆館閣名臣保舉之太祖怒而問曰汝有多少文章得如陶穀曰不如敢與竇儀比試曰不敢汝與張澹比試遂遅遅不對遂令張澹比試試畢考校所試優於張澹然澹是季父自此去華一生不得入館閣蓋由是耳

呂文穆公罷相上謂左右曰呂蒙正前自布衣朕擢為輔相今退在班列必望復位矣劉昌言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為忝昌不聞蒙正之鬱悒也況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矣上默然錢若水言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上然之

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昌言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

至流涕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流涕鎔等迎合上意耳若
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髙邁不貪名
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
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晏駕不果上
王内翰禹偁字元之性狷介數忤權貴宦官尤惡之上
累召至中書戒諭之禹偁終不改咸平初修太祖實録
與宰相論不合又以謗責落職出知黄州作三黜賦以
見志其卒章曰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雖百謫其何虧

吾當守正直而佩仁義兮惟終身而行之

王司門繕調沂州録事參軍時魯宗道方為司戶參軍家貧食衆禄俸不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豫貸俸鈔魯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魯私貸緡鈔州并劾王王諭魯曰第歸罪某君無承也王卒明魯不知而獨得私貸之罪魯深媿謝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慊恨也由是沉困銓曹二十餘年晚用薦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目有魯姓名時魯已參大政立殿中仁廟目魯曰豈

御邪魯遽稱謝具呈其實仁宗嘆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次第由是得不降等詔改大理寺丞仕至省郎累典名郡壽八十九卒亦庇賢為善之報也

王文正公時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公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勸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説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

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啟之公曰旦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因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龐莊敏公籍知定州請老召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謂公今精力完壯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

子太保致仕

呂正獻公去就之際極其介潔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歷事四朝無一年不自引求去

富韓公慶歷間爲樞密副使辭愈力公言遼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遼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外夷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胆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以命公時元昊使辭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章得象諭公曰此

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公不得已乃受

余公靖為諫官時范文正公言事忤大臣貶知饒州諫官緘口無敢言者余獨奏曰若習為常恐鉗天下之口不可不戒書既上落職監均州酒稅尹公洙歐陽修相繼抗疏論列又以書讓諫官高若訥亦得罪遠謫時天下賢士大夫相與惜其去號為四賢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記其事詩播都下

包孝肅公呂文靖聞其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

有色極名頗喜及歸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極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極朝辭乃就部註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使人追還遂薦對除裏行自此擢用

韓公維弱不好進篤志問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任執政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艱服除闔門不仕仁宗患搢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恥于是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言公好古嗜學安于靜退乞加甄録以厚風俗召試學士院辭

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陳恭公執中初罷政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獻壽獨其姪世修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劉公敞前後升官未嘗輒讓惟初拜侍讀及除諫議辭之其心誠謂分所不宜處則不欲苟受之非以邀名也

韓魏公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必不勝則奉身而退

樂道無悶也

范忠宣公奏疏乞將呂大防等引赦原放忤大臣章惇落職知隨州公草疏時或以觸怒爲解萬一遠謫非高年所宜公曰我世受國恩事至于此無一人爲上言者若上心遂回所繫非小設有不從果得罪非死復何憾命家人促裝以俟譴命公在隨幾一年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上表乞致仕惇戒堂吏不得上遂貶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人或謂公爲近名

公聞而嘆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每諸子怨章惇公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公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少卿維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卿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公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為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

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公安置永州課兒孫誦書躬親教督常至夜分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横逆人莫能堪而公不為動亦未嘗含怒于後也每對賔客惟論聖賢修身行己餘及醫藥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而氣貎益康寧如在中州時

司馬温公事神宗時王安禮為右丞一日宰執同對有無人才之歎左丞蒲宗孟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以邪說壞之上不語正視宗孟久之宗孟懼甚無以為容上

復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司馬光未論別事只辭

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

使去亦不肯矣

劉安世元城初除諫官未敢拜命入與孃子謀曰朝廷

不以安世不肖誤除諫官這箇官職不比閑慢差遣須

與他朝廷理會事有所觸犯禍出不測朝廷方以孝治

天下如以老母懇辭必無不可孃子曰不然諫官是天

子爭臣我見你爺要做不能得你是何人蒙朝廷有此

除授你果能補報朝廷假使得罪我不選甚處隨你去
但做公遂備禮辭免尋便供職三日朝廷有大除拜公
便上二十四章又論章惇十九章及得罪惇必欲見殺
春循梅新高竇雷化八州惡地安世歷遍七州又遭先
妣喪禍與兒子輩扶護靈柩盛夏跣足日行數十里脚
底都穿嘆曰今只老夫與兒子兩人在耳　公在朝章
惇於崑山縣强市民田人口經州縣監司次第陳訴皆
不敢受理又經户部不敢治御史臺亦不彈劾公累上

疏極論曰按惇抱死黨之志而濟以陰謀蘊大奸之才而輔之殘忍因緣王安石惠卿之黨遂得進用而造起邊隙徼倖富貴在先帝時已坐置田不法嘗罷執政蔡確引用再叨大任陛下嗣位擢置上樞而內懷姦謀沮毀聖政以致悖慢帷幄之前殊無臣子之禮及以家難退歸里閭而敢憑恃去豪刼持州縣使無辜之民流離失業乞特賜竄殛仍委臺臣置院推劾其崑山蘇州及本路監司亦乞並行黜責章四上朝廷令發運司體究

詔贖銅十斤公復爭之以為所責太輕未厭公議況惇
與蔡確黄履邢恕素相交結天下指為四凶若不因其
自致人言遂正典刑異日却欲竄逐深恐無名且干繫
官吏因惇致罪皆處從坐惇係首惡之人乃止贖銅事
理顛錯亦已太甚況下狀之日惇父尚在而别籍異財
事義顯著考按律文罪入十惡愚民冒犯猶有常刑惇
為大臣天下所望而虧損名教絶滅義理止從薄罰何
以示懲聖人制法惟務至公若行於匹夫而廢於公卿

伸於愚民而忽於貴近此乃姑息之弊非清朝之所宜
行也蔡確雖貶尚與章惇等自謂有定策功創造語言
恐脅貴近為中外憂劉安世復言曰臣近嘗進對論確
朋黨雖粗陳大槩未能盡達天聽事體至重不可不憂
臣聞蔡確章惇黃履邢恕四人者在元豐之末號為死
黨惇確執政倡之於內履為中丞與其僚屬和之於外
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聖上嗣位四
人者以為有定策之功眩惑中外若不早為辨正恐異

日必為朝廷之患臣聞元豐七年秋宴之日今上皇帝出見羣臣都下喧傳以為盛事明年神宗皇帝晏駕衆謂前日之出已示與子之意其事一也自先帝違豫嘉政二王日詣寢殿候問起居及疾勢稍增太皇太后即時面諭並令還宫非遇宣召不得輒入有以見聖心無私保佑慎重其事二也建儲之際大臣未嘗啟沃而太皇太后内出皇帝為神考祈福手書佛經宣示執政稱美仁孝發於天性遂令下詔誕告外庭蓋事已先定不

假外助其事三也陛下聽政之初首建親賢之宅才告
畢工二王即遷就外第天下之人莫不服陛下之聖明
深得遠嫌之理其事四也此實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為
宗廟社稷無窮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貪天之功以為己
力伏望明詔執政及當時受遺之臣同以親見策立今
上事跡作為金縢之書藏之禁中又以其事本末著實
録然後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除蔡確近已貶竄外
所有章惇黃履邢恕欲乞並行逐之遠方終身不齒所

貴姦豪屏息宅日無患由是三人皆得罪　劉元城遭
貶章惇蔡卞用事欲殺公者甚至凡甲令所載稱遠惡
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
泛海往來貶所人謂公必死然七年間未嘗一日病年
幾八十堅悍不衰公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輒
相向垂涙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
使入郡將不利于公願公自裁無辱時公貶所有土豪
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求見惇直以能殺

公意達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人改秩除本路轉運判
官其人飛馭往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
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
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
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
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以為不及俄報運使距
郡城三十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亦號泣不食不
能寐且治公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昔曾無少異至

夜半伺公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鐘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鐘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公公亦無喜色

范蜀公善文賦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庭唱第過三人則為奏名之首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寘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公獨不然左右及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公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公出拜退就列

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爲恥舊風遂絕　范蜀公力詆王安石青苗之法疏三上不行即請致仕蘇軾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王介甫曰智者成之仁者守之溫公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　王荆公

介甫在政事堂只喫魚羮飯一日因事乞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羮飯胡文定公云只為介甫緣累輕故去住自在

范淳夫極為温公奬識嘗為進論求教於公公每見則未始有可否淳父疑而質於公公久而言曰子之進論非不美也顧念世人獲甲科者絶少而子既已在前列而復習進論求應賢良以光觀之但有貪心耳光之不喜者非為進論也不喜子有貪心也淳夫於是焚去進

論不應賢良　公嘗從司馬溫公辟修歷代君臣事迹時王荆公當國人皆奔競公未嘗往謁王安國與公友善嘗諭荆公意以公獨不親附故未進用公竟不往見後章惇拜相公坐貶永州公平生澹然無欲家人不見其喜怒之容脩書于洛有終焉之志及登侍從無時不求退每被除擢必力辭不得已然後就職及被貶責處之怡然嘗曰吾西蜀一布衣耳今復不仕何為不可
蘇文忠公謫惠州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蜑所侮

胷中泊然無芥蔕恵人愛敬之四年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縛草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錄貢生臣王兆泰

言行龜鑑

二